

倾国之赌

【美】威廉·克里格著

张健 孙枚译



034-32

874482

034-32

04064

4064

著：张
艺

倾国之赌

著 威廉·克里格
译 枚
校 孙怀俭
张健



F11758



William Craig
The Tashkent Crisis

根据 Bantam Books 1982年版译出

倾 国 之 赌
(原名《塔什干危机》)
【美】威廉·克里格 著
张健 孙枚 译
孙 怀 俭 校
责任编辑：乔 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85,000 印数：1—7,000

ISBN 7—5404—0381—0

I·304 定价：3.15 元

提示读者

因为此书中发生的事件跨越三个大陆，读者必须对不同时区的时差特别注意。

与美国一样，苏联也有几个时区。苏联的中亚要比莫斯科早三小时，莫斯科又比西欧城市（如伦敦、日内瓦及巴黎）早二小时。而西欧比美国的东时区城市（如华盛顿和纽约）要早六小时。

例如：当华盛顿是下午十一时十八分时，巴黎是早晨五点十八分，莫斯科是早上七点十八分，苏联中亚的塔什干则是上午十点十八分。

7AP50/12

序 曲

时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春天，游人们簇拥在波多马克盆地周围的广场上欣赏盛开的樱花。一些游客在林肯和杰佛逊纪念碑前漫步，念诵着这二位总统留给后人深思的名言。另一些人来到国会大厅前，国会代表们正在这里商讨着与他们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他们走进参众两院的陈列厅，看到下面大厅里政府机器正缓慢地运转着。在枯燥的会议临近结束时，游客们从各条富丽堂皇的走廊里退出。有几个走过参议院大楼的一道门口，门旁的卫兵用厌倦冷漠的目光打量了他们一下。没有人停下来去问那卫兵在为什么作警卫。如果有人问的话，他可能会说：“拨款委员会的一个内部会议。”可是没有人会向他提此问题。这个卫兵看着最后一个游客从他面前经过，换了一下站累了的那条腿，等待着议员们从里面出来，他也可以回家了。

议员们在里面已经五个小时了，他们在听取委员会的代表们强调增加款项的迫切性。这些议员们对来自白宫的这些信使们并无恶感。霍勒斯·欧本克，一位来自路易斯安娜州的白人主席，作为拨款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已经三十多年了。他被公认为是一个主张美国必须对任何潜在的敌国保持军事优势的有力倡导者，在国内有些人甚至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南军的天罚神。”

欧本克对他的政敌们并不担心。他曾被六次选入参议院，现在正希望在此任期满后退休去经营他在巴吞鲁日的银行，把国家这方面的事务交给一个年轻些的人。但使他担心的是，在数年来的街头游行示威以后，他的国家正在走向衰败。越南和整个东南亚的失败几乎在美国公众舆论的各方面产生了反作用，大多数人都对频繁的边境战争表示厌倦。有些人已经接受了新左派和激进组织的陈词滥调，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变全国二亿人口中的不平等现象。另一些人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对那些想推翻现存秩序的人的制约。

结果是导致了新的孤立主义，即慢慢地从国外事务中退出，又渐渐回复到“美国堡垒”的观念，这曾只是右派的口号。

于是总统们在行使他们的职责时只能小心翼翼，经常他只能违心地收回在十几年前还曾是深得人心的决策。在这种气候下，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敏感地区的影响明显地减弱了。

对一些美国人来讲这是再好不过了，而对另一些人这也许是个悲剧。纵观世界历史，这些人认识到，最强大的只有保持强大才能得以生存，弱者总在等待时机，希望歌利亚这个巨人放松警惕而误入狼群。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自杀，但他们却无力阻止。

霍勒斯·欧本克作了努力。多年来他设法在他的预算中拨出大笔钱款用于战略武器的研制，而他对这些款项缄守秘密，尽力支持白宫，白宫对此深表感激。但是年复一年，他觉得要拨出大笔款项使美国至少在重武器方面与其他国家相匹敌是越来越困难了。

霍勒斯对迄今为止政府对一连串的研究项目的推延搁置记得清清楚楚，他手头也掌握有关苏联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情报，

这些研究如果进展顺利，那么全球的力量均势就会被不可挽回地逆转。欧本克透过他的玳瑁眼镜看了一眼总统的科学顾问杰拉尔德·温洛斯，并对他谦和地一笑。

“教授，我想你知道我们这个委员会对你们顾问部门何等信赖，我们一直试图尽我们所能使你们有所作为，但是，”他惨然地耸了耸肩，“我们能做的仅此而已。历年来，我们一再退让，要为你们尽力是越来越困难了。在整个国家处于目前这样的形势下，我对所发生的这一切并不惊奇。看来不用多久，有些人就会主张我们的国防力量只要用来对付黑豹党人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就行了。”

此话引来一阵笑声，但欧本克突然变得十分严肃，“确实如此，教授，这个政府在美国大众，特别是一帮狂热的激进分子的阻挠面前显得如此软弱无能，我对将要发生的一切非常担忧，我们的议员们必须对国人作出回答。于是有了这样的说法：‘压缩军备。’他们曾在印度支那和许多地方压缩过我们。所以当你需要钱款去用于那些我认为对保证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研究项目时，我担心得要命。我确信我们正在背离现实，总有一天我们将后悔莫及。”

杰拉尔德·温洛斯有力地点着头表示赞同，他等了一会看欧本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然后在椅子上躬身向前一些，用低沉而热情的声音对这个五人委员会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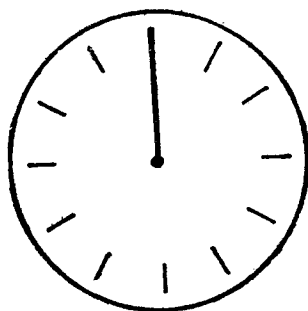
“主席先生，当我担任此职时，我分析比较了我们和另一方的形势，认为我们至少在一些最重要的领域里和他们旗鼓相当。但是预测未来也是我的工作，在这方面我就深感棘手了。由于资金的枯竭，我们甚至无法完成那些俄国人已经完成设计的基本研究项目。而你们都知道我们顾问机构的真正的作用是防止

另一个国家先发制我们国家。”温洛斯对与会的几位同伴苦笑了一下。“我现在得了胃溃疡，常常彻夜难眠，为这样的灾难而忧心忡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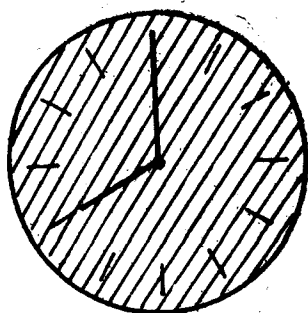
接下来是一阵使人压抑的沉默。最后，霍勒斯·欧本克看了下手表。“好吧，先生，我们设法给你的宝贵项目提供些帮助，但肯定无法满足你的真正需要。各位先生，我们是否该休会了，到我办公室去喝上一杯杰克·丹尼尔斯，看看是否能使教授镇定下来。”

主席站起身，把一本注有“绝密”的卷宗夹在腋下，走出了委员会的会议室。杰拉尔德·温洛斯往嘴里丢进一颗白色药丸，然后随大家去饮用欧本克招待的威士忌。

九月九日 星期一



华盛顿



莫斯科

早上六点三十分，米托洛波尔饭店的门厅里几乎空无一人。一个中年苏联妇女坐在会客台后面漫不经心地看着约翰·布兰顿费劲地把他的行李拖向门口，当他走过的时候，两个正在扫地的服务员连头也没抬一下。

布兰顿所乘坐的飞机早上八点就要起飞，时间已经很紧了，可他忘了从饭店到莫斯科国际机场有多少路程。

在饭店门口他放下行李想叫一辆出租汽车，然而门前广场上只有一辆汽车，而且是一辆私人汽车。此刻这辆车却突然朝这位美国人开来，只见一个身着一套浅灰色西装面带笑容的男子从车里走了出来。

“布兰顿先生？”

“对。”

“上车吧，我和你是同路。”

这个困惑不解的美国人带着他的行李上了车。车子离开了饭店。这位司机非常和颜悦色地说：

“你在这里的研究工作结束了？”

布兰顿点了一下头。

“进行得怎样？”此人说话不带任何口音，他的英语很标准，可以说无懈可击。虽然对这个陌生人的套近乎还有些迷惑不解，但布兰顿开始和他谈论起他夏季的苏联之行。在此期间，他在阿基夫市逗留了好几个星期，仔细查阅了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对伊

战役的有关资料。布兰顿很满意苏联官员们给予他的合作，他们给他提供了以前许多西方学者所接触不到的材料，他知道在他皮箱里装着的一本书的素材足以使他在学术界成名并给他以经济上的成功。布兰顿和那个陌生人谈着这些时，小车已离开了莫斯科市中心朝郊外舍米梯也夫机场驶去。

公路上驶过几辆卡车，路上有些人在耐心地等公共汽车，除此之外，这里夏天景色几乎是空寂无人，只有他们俩在小车里热络地交谈着。

陌生人作了自我介绍，“我叫格里高·鲁顿科，布兰顿先生，我在塔斯社工作。我了解你在这里的工作，我曾想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见面的，也许这就是最好的方式。”鲁顿科说着微微一笑。布兰顿突然想到这个鲁顿科是否别有用心。

鲁顿科继续说道：“你知道吗，我是在费城长大的。”他看着布兰顿等待他的反应。约翰·布兰顿只是透过香烟的烟雾，拿眼盯着他。“我的家在二十年代去了美国，我在那里上了中学，然后是德国人发动了战争，我决定要亲自去打法西斯，我想是因为出于古老的爱国精神。这些多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于是我请求政府允许我参加苏联红军，得到了批准，以后的时间我一直在骑兵部队，最后在一九四五年我们骑着马走过了柏林的街道。”布兰顿十分惊讶，但没有打断他。

鲁顿科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然后，我没有回美国去，而是留在了这里，永远抛弃了罪恶的资本主义。”说到这里，鲁顿科放声大笑起来并看了布兰顿一眼。“从此，我在新闻社为进行冷战施展我的才华。”鲁顿科等待着反应。

布兰顿现在变得十分谨慎起来，在他苏联之行的时间里，

他一直准备着可能遇到麻烦。他从曾经在苏联学习或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们那里得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KGB，经常试图将外国人卷入一些令人讨厌的阴谋诡计中来损害他们的名誉，最后往往以敲榨或威胁手段造成一起国际性的间谍丑闻，从来到苏联至今，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正处在这样的境地。所以，他小心地措词对答。

“现在快到结束我们两国之间冷战的时候了，你说是吗？我得说，我在贵国期间，当我想到美苏之间有一天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而互相残杀时，我就感到非常悲哀。这真是奇耻大辱……”

鲁顿科有力地点点头附和道：“我很高兴你这么想，我也很为未来的生存希望感到沮丧。”鲁顿科的声音突然变得紧张，举止变得温和起来，他扔掉了烟头，看了一下指示去机场的路标。“布兰顿，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终于来了，布兰顿想。序曲结束，帷幕拉开了。

车减速，鲁顿科把车开到候机厅前面的一个停车场，把车停在一个五十码以外没有其他车子的地方。

他向他的乘客转过脸去说道：“你到了纽约以后，请停留一段时间，给华盛顿国务院一个叫卡尔·理查的挂个电话，告诉他你和我联系过，并给他带了一些东西。”鲁顿科边说着边从他西装上衣口袋里抽出一只沉甸甸的马尼拉牛皮纸信封，布兰顿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他给他的是一个可以送他进监狱的诱饵。“记住，你必须在你到达的四十八小时内把这封信交到他的手中，这就是你要做的一切，相信我好了。”他看到布兰顿脸上矛盾的表情。“不要担心，布兰顿，你没什么可害怕的，我不是想把你诱入圈套，我给你的东西对于我们刚才所谈论的问题至

关重要，理查能因此采取措施以防止一件比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更严重的事件发生。”

布兰顿突然说道：“不，不，我不能干，我不能卷进这种事情。”“布兰顿，别说废话了，我们所谈论的事情比你我个人要重要得多。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来找到你吗？我知道你害怕会被海关扣下，但这是不会的。他们知道你，不会找你麻烦的。你是伊利诺斯州温乃特卡人，你是个单身汉，你有两个兄弟一个姊妹，你的双亲都已亡故，朝鲜战争时你在美国陆军服役……是步枪连的一个中士，以后你上了普渡大学，现在你在湖林学院教授历史，从克格勃的角度看你是清白的，你和美国情报系统没有瓜葛，对吗？”

对这些口述的有关他个人经历的档案材料，布兰顿惊异地点了点头。

鲁顿科看了一下他的手表。“离飞机起飞还有四十分钟了，请收下这封信吧。”他的声音显得局促不安，简直是在恳求了。天哪，我要从这里走进一个无底洞了。布兰顿接过纸包，装进上衣口袋里，打开车门朝外走去。鲁顿科靠在车门上重复道：

“国务院的卡尔·理查，他会知道怎么做的。”鲁顿科笑着伸出手，“放松些，布兰顿，谢谢你相信我。”布兰顿敷衍地和他握了握手。他希望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过。

他带着行李进入候机大厅，在海关检查站，他填写了一张表格，注明他在苏联花了多少钱，同时他也将几张苏联卢布兑换成了美元。然后他将行李和申报单送到海关检查站，他的行李被称过以后放在了另外一堆行李上，然后将被送上泛美航班。行李并未受检。

在候机厅里，布兰顿来回踱着步，等待登机的通知。当登

机的指示从播音器传来，他走进了一条通向最后检口的长廊，那里苏联士兵检查了他的机票和护照。检口台上的电话机不时地响着，每次布兰顿都猜想那个接话人会转过身来把他叫住。时间一分分地过去。然后大门打开了，布兰顿和一群乘客被领到在一条坡道前等候着的一辆客车上。在外面飞机跑道上，他看到在九月的阳光下，有一架波音747，上翘的尾翼上印有熟悉的蓝色“泛美”标记。

当他登上飞机，面带笑容的空中小姐——一位美国姑娘——在长长的座位中间的过道里迎接了他。布兰顿意识到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一位美国妇女谈话了，这位空中小姐神采奕奕，浓妆淡抹，显然是中西部人。他微笑着作答，然后来到机舱右边靠窗的一个位置上坐下，将公文包放到座位下面。此时他极想抽烟，但“不准吸烟”的信号阻止了他。几分钟以后，马达起动，飞机慢慢地从跑道上移动到了起飞的位置上。布兰顿回头看了看他的同机旅伴，飞机只坐了一半位子，他觉得很难估测他的这些旅伴，他试图判断出谁可能是个秘密警察，但看上去一个也不象。布兰顿让自己紧张起来，想去分析一下事情的经过。他已经通过了海关检口，没有人对他起疑心。如果有的话，他就不可能现在还坐在飞机上。当然，苏联人不可能将一个秘密警察派到一架美国客机上进行环球跟踪。他们会在当地就抓住他。分析到这里，布兰顿放心了。口袋里的那封信虽仍使他心神不安，但他已经通过了最后关卡。当他向机窗外望去，大地正向后飞驶，泛美101号班机正驶向蓝天朝纽约飞去。

他焦急地等到“不准吸烟”的信号消失，点燃了他有生以来最有味道的一支烟。从飞机上向下望去，苍翠的田原在云层下缓缓退去。

当飞机经过挪威西部朝着北大西洋飞去时，丰盛的午餐开始了。菜单上有冷火鸡丝和猪排。布兰顿用完了主食，剩下了苹果脯和甜食，又喝了两杯咖啡。他看了一会放映的电影，然后将耳机调节到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打起瞌睡来，他睡了一个多小时。

当他醒来时，脚下仍然是北大西洋。他站起身，穿过座位间的过道向机尾的盥洗室走去，在里面他梳理了一下头发，洗去脸上的倦意。他又想起了鲁顿科和那封信。他从上衣里面口袋里抽出那信封，拿在手上，在刺目的荧光灯下仔细查看。在信封的右上角好象隐隐约约地印有地址，布兰顿从涂去的墨迹下辨认出一些俄语字母：苏联理论物理协会。下面还有一行涂抹过的地址：托尔斯泰区。其他什么也没有。这个协会对他是陌生的，他是个历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他极想知道这纸包里装的是什么，但又压抑住要撕开它的欲望。把它交给理查已经足够了。

布兰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戴上耳机，“牧神之夜”的乐曲又催他入眠。

纽约时间下午三点一刻，飞机在肯尼迪机场着陆。布兰顿迅速通过了海关检口就去找公用电话，他先向曼哈顿的一家旅馆订了房间，然后打电话给华盛顿国务院。当接线员接话时，他要了卡尔·理查接电话，不到半分钟，话筒里传来了一个姑娘的声音，冷冷的，带着南方口音，布兰顿又说要理查，对方说了声稍等，然后理查接过了话筒：“哪一位？”他的声音显得遥远，含糊而不太友好。

“我叫约翰·布兰顿，莫斯科的格里高·鲁顿科托我给你带来点东西，他说这事很紧急，要你马上来取。”理查的态度转

变了，“我什么时候能来见你，布兰顿先生？”

“唔，我刚刚订了纽约查特汉姆饭店的房间，一路飞行真有点累了，明天上午如何？”

“好吧，你可乘上午九点从拉瓜迪亚发出的班机，把你的名字告诉服务台，我会让人在门口接你的。另外，顺便问一下，布兰顿先生，你是怎么遇上鲁顿科的？”

布兰顿将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理查，有关他自己是个历史学家的背景，他夏天在苏联的研究工作，最后一天去机场的奇特旅程等等。布兰顿讲完后，理查说等待着明天早晨与他见面，然后就挂上了电话。

在空调宜人的旅馆房间里，约翰·布兰顿脱下了衣服。他将那只马尼拉牛皮纸信封搁在床头柜上，把衣服挂了起来，然后，套上一件浴衣，从行李中取出牙刷和剃须用具，在洗澡之前，他打电话要了一份咸肉、莴苣和番茄条三明治和一壶咖啡。在冷水淋浴之后，布兰顿觉得爽快了不少，便在床上伸展开四肢，看着晚间新闻，在莫斯科的好几个星期中他都没看上电视。

有人敲了一下房门。布兰顿紧了一下浴衣的腰带去开门让服务员进来。一个男子站在门口，身穿一件秋季的轻便大衣，此人皮肤黝黑，脸上有些皱纹，小胡子微带蓝色。来人问道：“布兰顿先生？”

布兰顿答道：“是的。”

来人用他的右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件形状奇特的东西，举到布兰顿的鼻子前面。他扣动了扳机，虽然没有枪声，约翰·布兰顿摇晃着后退了几步，用手捂着脸，然后倒在地板上。

此人跨过他的身体，在屋里走来走去寻找些什么。当他看到了床头柜上的马尼拉纸信封便一径走了过去。撕开信封，匆